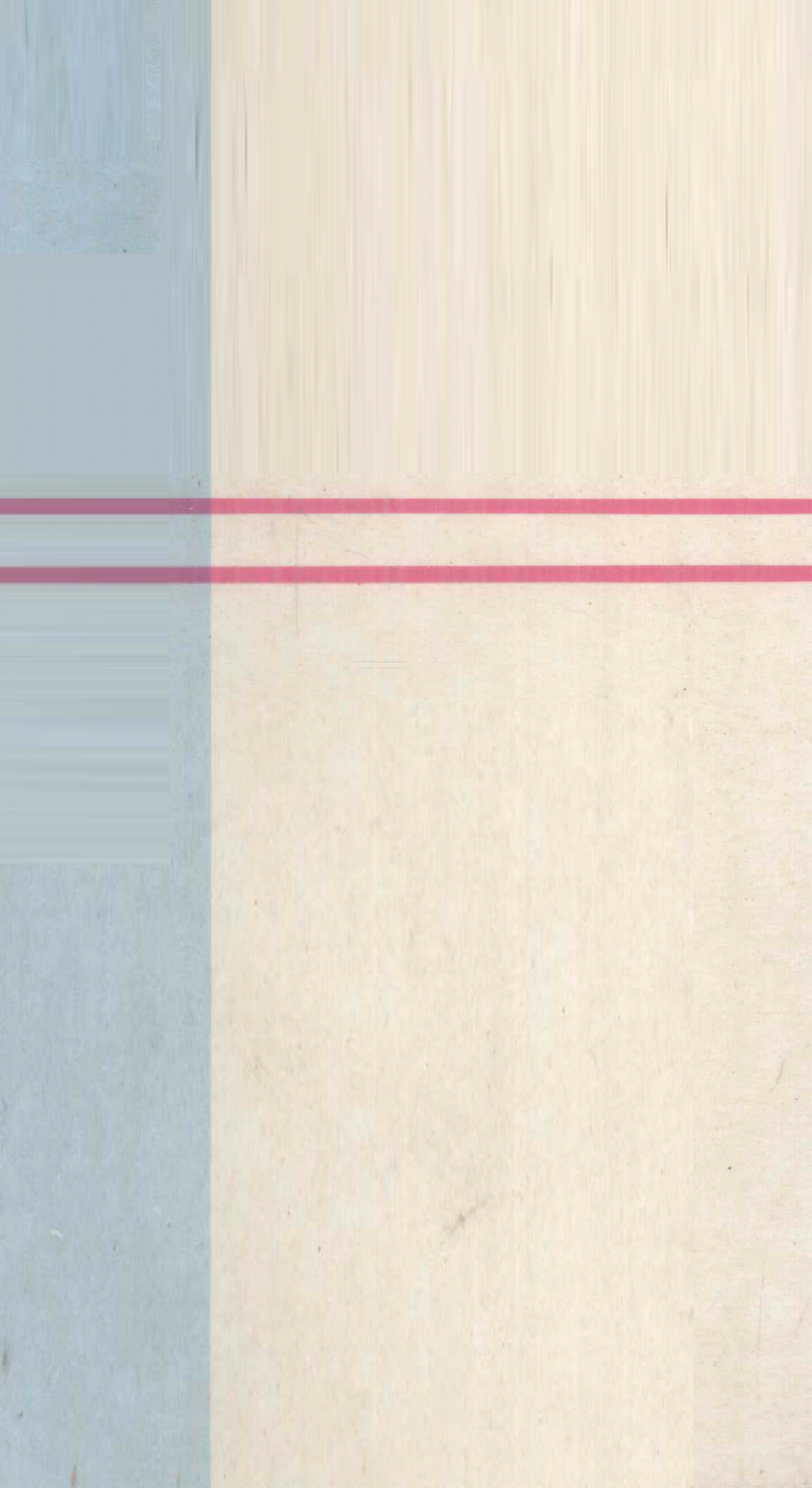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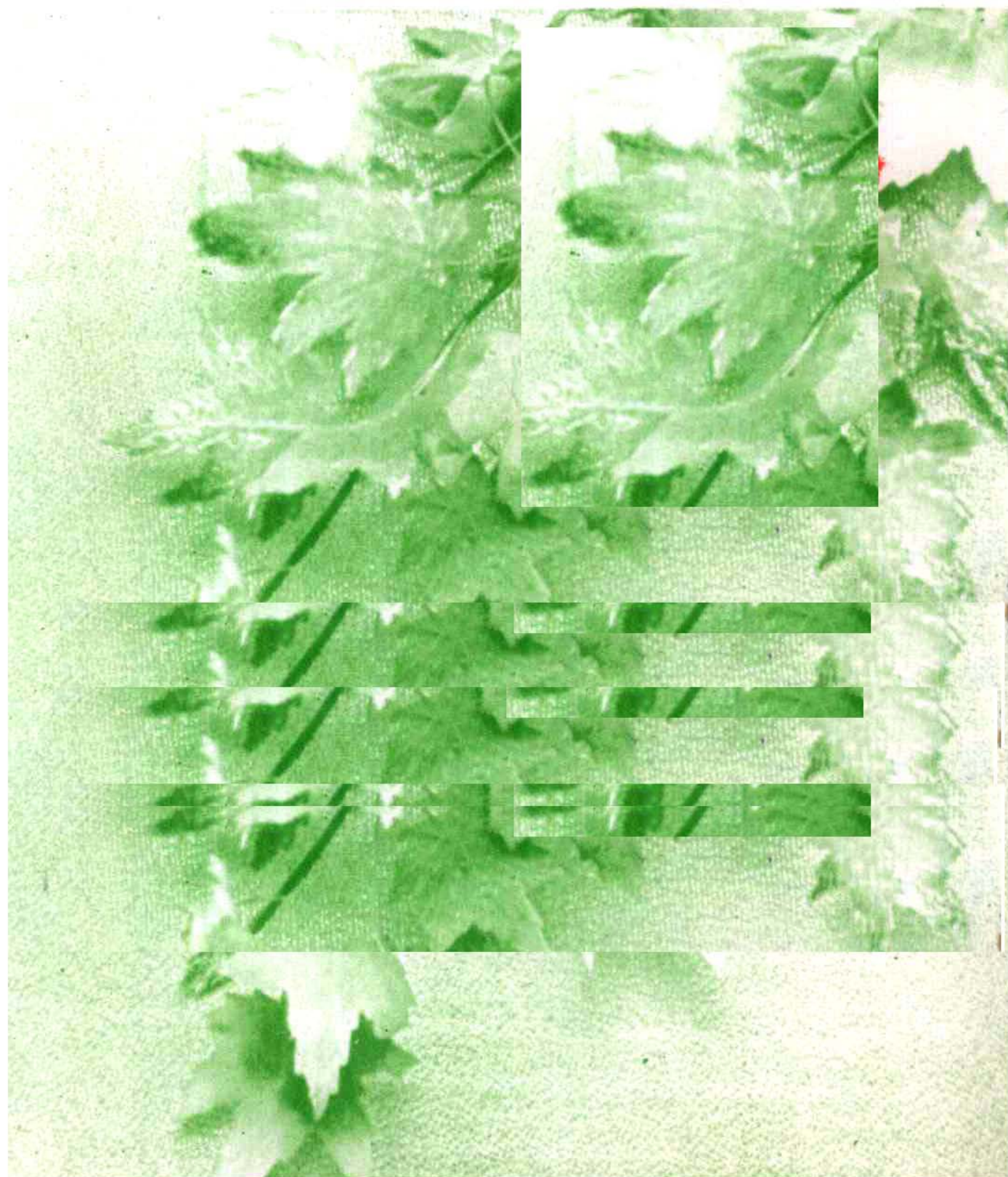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文学名著

菊子夫人

洛蒂著 宮霞譯



楔子

在海上。在早晨兩點鐘。在一個晴朗的夜裏，在一個星光的天空下

伊甫和我同站在船上的鐵橋你的屋子。一所撥過去的那過去的那個生疏的國度。我們明天就要下錨了，這使我們高興異常，各人都預定天早晨我們屋裏還我已經

『至於我，』我說，『我——對我的家庭計劃感我急於

『啊！』伊甫帶着他那老神的女王，同她到一插上花使他驚訝似的。

『是的——同一個黑髮黃膚，我已經決意實行興味了看的。比一個街上賣的假娃娃大不了多少。在我家裏，你可以有你的屋子。一所紙。我急於要見見陸明媚的中間，有樹木遮着。我們要住在花叢裏，周圍的花一齊怒放；每天早晨我們屋裏還要插上花朵，是你從來沒見過的。

伊甫開始對我的家庭計劃感到興味了。真的，現在就是我說我要在這生疏的國度的寺院裏許個願，或是要娶一個小國的女王，同她到一個明媚的湖上，住在白玉建築的房子裏，他聽了也一定相信。

事實上說，我已經決意實行我剛才向他洩露的計劃了。是的，我被無聊和孤獨所迫。漸漸有些渴望這種奇怪的結婚了。我急於要見見陸地，一個幽靜的地方，在樹木和花草之間過些日子。我們在澎湖群島，過了這麼久的時候，這種事是多麼誘人啊！

自從我們離開了那個中國式的火爐，我們已經走了許多緯度，天上的星座也連連地改變；南方十子星和其他南方的星辰都隱沒下去；太熊星升出了地平面，像在法國一樣高了。清爽的和風吹得我們高興起來，使我們想起不利坦內清岸上的夏天的夜崗。

我們現在離那家鄉的海岸有多麼遠喲，遠得多麼可怕啊！

(一)

在天剛亮的時候，我們看見日本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她出現了，很遠，在多少天來都是水天相接的海上，像是一個清晰的黑點。

起初我們祇能看見一群紅頂的小丘（是旭日光中的福島的前部。）不久日本自身就在水面上出現了，好像一塊厚雲，又好像一片黑翳；由濃密的黑影中漸漸露出了長崎山脈的峻峭的外形。

風力向我們漸漸地增加起來，彷彿這個國度正用她的全力抵抗我們，要把我們趕開她的海岸，海水，纜索，和我們的船都搖擺震蕩起來，如同發怒一樣。

(二)

到了下午三點，這些遙遠的東西都臨近了，一直近到牠們的高山和綠林把我們籠罩着。

我們現在正走進一個兩面都是山嶺的海口，這些山嶺的大小都奇怪地相同，宛似戲臺上的佈景，雖然好看，却不十分自然。似乎日本要用這個迷人的海口接待我們，讓我們走入她的內地。

長崎還沒有看見，大概是在這厄長而古怪的海灣的盡頭。一切都是鮮綠可愛。強烈的海風這時突然止息了，海面上換上一種平靜的狀態；溫暖的空氣裏充滿了花香，蟬聲從兩岸不住地送出，互相應答；由山上反應出無數的回聲；全國都像晶體般的顫動了。我們開過過了許多小船，牠們在無皺的水面被小風吹着，輕輕地浮動；牠們的行動一點聲音都沒有；那張開的白帆生出千萬道橫紋，宛如一個百頁窗子；那些安得很奇怪的艙棚翹在空中，使人想到中古時代的樓船。在這鮮綠的山之牆中，牠們像雪一樣地白。

日本是怎樣一個樹木遍地的國度啊；是怎樣一個無匹的伊甸樂園啊！

若在海上，現在一定正是青天白日的時候；但是在這兒，從山谷的深處我們已經得到黃昏的印象了；除了照着日光的山頂之外，山脚和沿水的林子都籠罩在夜光裏。

在這深綠的背景中往來的小船，都是由黃膚，赤背，頭髮盤在頭上同婦人一樣的男子駛着。我們再往前走，香氣更加衝鼻了。蟬的單調的鳴聲漸漸增加起來。在我們頭頂上，兩山間露出的明潔的天空裏，有一群大鷹飛過，發着一種低沈的人聲，『漢！漢！漢！』四周的回聲使之更加拉長，淒涼地響着。

這整個的新鮮而富麗的自然界都帶一種日本的特質的印象，這種特質甚至從她的山頂都可見出，就是，她的一切都是整齊得過火，樹木都生在一塊，同漆盤上的繪圖一般做作。大塊的石頭怪形地長出來，和草叢